

shen cong wen xiao shuo xuan

沈从文



摄于1928年上海

小说选

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

shen cong wen xiao shuo xuan

沈从文



图十 1928年11月

小说选

下

目 次

过岭者	1
失业	7
顾问官	14
八骏图	24
新与旧	49
主妇	59
贵生	73
王谢子弟	97
大小阮	119
王嫂	137
青色魔	145
阿黑小史	
油坊	157
秋	167
病	179
婚前	186
雨	196
边城	207
劫余残稿	
雪晴	294

巧秀和冬生	300
传奇不奇	317
长河	
题记	338
人与地	344
秋(动中有静).....	355
橘子园主人和一个老水手	371
吕家坪的人事.....	390
摘橘子	407
大帮船拢码头时	421
买橘子	433
一有事总不免麻烦	447
枫木坳	456
巧而不巧	471
社戏	480
编后记	凌宇 491

附 录

沈从文主要著作年表	凌宇 501
-----------------	--------

过 岭 者

××向西约四十里，有个杀鸡岭，长岭尽头，连绵不绝罗列了十三个小阜。接近长岭第五与第六个小阜之间，一片毛竹林里，为××第七区的一个通信处。

那地方已去大路约三里，大路旁数日来每日可发生的游击战，却从不扰乱到这方面来。

时间约在下午五点左右，竹林旁有个××交通组的通讯员，正在一束林秸上坐下，卸除他那只沾满泥浆的草鞋。草鞋卸去后，方明白先前一时脚掌所受的戳伤实在不小。便用手揉着，且随手采取蔓延地下的蛇莓草叶，送入口中咀嚼。待到那个东西被坚实的牙床磨碎后，就把它吐出，用手敷到脚心伤处去。他四下看望，意思似乎正想寻觅一片柔软的木叶，或是一片破布，把伤处包裹一下。但一种责任与职务上的自觉，却使他停止了寻觅，即刻依然又把那只泥草鞋套上了。

他还得走一大段山路。他从昨夜起即从长岭翻山走来，不久又还得再翻山从长岭走去。至于那个岭头的关隘，一礼拜前却已为白军部队占领去了。

天气燥热而沉闷，空中没有一丝儿微风。看情形一到晚上必有雨落；但现在呢，却去落雨的时间还早咧。远处近处除了一些新蝉干燥嘶声外，只有草丛间青绿蚱蜢振翅嚅啮的声音。对山山坳里，忽然来了一只杜鹃，急促的鸣着，过一会，那杜鹃却向

毛竹林方面飞来,落在毛竹林旁边一株枫树上。但这只怪鸟,似乎知道这毛竹林里的秘密,即刻又飞去了。坐在秫秸上的那个年青人,便睨着杜鹃飞去的一方,轻轻的喃喃的骂道:

“你娘个鸟的,好乖觉,可以到南京去作侦探,一个月拿薪水二百五!”

远远什么地方送来了一声枪响。假如在岭东呢,一只狗完事了;在岭上呢,一个有志气的人完事了。这枪声似乎正从岭上送来,给年青人心中加了一分重量。但这是随时会发生的事情,年青人却用微笑把这点分量挪开了。没有枪声,这长日实在太沉静了一点,伏在一片岩石后或藏身入土窟里,等到机缘过岭的人,这日子,打发它走去好像不容易的。

这年青瘦个子的通讯员,番号十九,为二十个通讯员中的一个,还刚从岭东××第十区的宋家集子赶来,带来了一个紧要文件;时不多久,又还得捎一个新的报告向原来地方出发。

半月以来的战事,各方面得失不一。自从×××××与×××七区政治局被炸毁,长岭被占领后,××方面原有的交通组织,大部分已被破坏,因此详细情况不明,全部转入混乱中。××总部与宋家集子及其他各地必须取相当联络,各方面消息方能贯串集中,就选定了这样二十个精壮结实的家伙,各地来往奔走。正由于技术上的成就,得到非常的成功,故××与国民党军事实力,比较起来虽为一与四,不但依然可以把防线支持原状,且从各种设计中,尚能用少数兵力的奇袭,使国民党蒙受极大的损失。××××,×××,×××××××,××,××,××。但一星期以来,自从向南那方面胜家堡与接近水道的龙头岨被人相继占领后,总部和各区的联络业已完全截断。作通信工作的,增加了工作危险与艰辛。番号第六、第七、第十三、第十五、

第二十，都陆续在半路牺牲了。番号第二、第四、第十，也失了踪，照情形看来或跌下悬崖摔坏了。番号第八被人捉去，在龙头咀一小庙前边枪决时，居然在枪响以前一刹那，窜入庙前溪涧深篁中，从一种俨然奇迹里逃脱，仍回到十区，一只脚却已摔坏，再也不能继续工作了。对于通信员的缺额，虽然总方即刻补充了预备员九人，但一些新来的人，就技术与性格而言，一切还需要训练与指导，才能配合斗争要求。因此一来，原有几个人工作的分量与责任，无形中便增加了不少。但这是革命！是残酷战斗！各人得咬着牙，在沉默里坚持下去，等待反攻转机。

小阜前边向长岭走去的大路，系由×共修路队改造过的。这条路被某方面称为“魔鬼路”。大路向日落处的西方伸出，一条蛇似的翻山而去，消失在两个小谷坡边不见了。向东呢，为越过长岭关隘的正路。国民党将长岭占取时，所出的代价为实力两团。长岭关隘虽已被占领，然而这里那里尚每日发生游击战，便因为路被改造，某方面别动队在这种游击战中，一礼拜来也损失了三个小队。

那只杜鹃又开始在远处一个林子里锐声的啼唤时，坐在林秸上的年青人，似乎因为等候得太久了一点，心中有些烦躁，突然站起身来。一只青色蚱蜢正停顿在他面前草地上，被惊动了一下，振翅飞去了。年青人极其无聊的向那小生物逃走的一方望去，仿佛想说：“好从容的游荡家伙，世界要你！”但他实在却什么也不想，只计算着回去的时节，所应经过的几个山涧。

竹林旁一堆乱草里，有了索索的声音。原来那里是一个土窟窿。土窟中这时节已露出一个小小头颅来了。那人摇着满是泥土、肮脏的小小头颅轻轻的说：

“兄弟，你急了！全预备好了，你来，你进来！”

年青的一个，知道即刻又要上路了。微笑着，走过草堆边去，与小头颅一同消失到那个草丛里的潮湿土窟中去了。

一会儿，他便又从土窟里钻出，在日光下立定了。一切都布置好了，他预备上路。

那个有着一颗小小头颅的角色，从草丛间伸出，望望天空，且伸举起一只瘦黑手来向空中捞了一把，很阴郁的说：

“到了七点八点会落雨的，这鬼天气！”

那一个年青人却用了快乐的调子低低的说道：

“算什么呢？我还得让这阵雨落下来，方过得了大坡。这雨打湿了一切，也会蒙着那些狗眼睛！”

小头颅诙谐的说：

“狗眼睛，羊眼睛，我告诉你，见了联四赵瑞，告他一声，他明天若来，要他莫忘记为我带点盐，带点燕麦粉！”

“他和慰劳队的一个杨八妹好热，是老相好，三年不见面了，现在又碰头，糍粑一般缠在一块。他不同你说过吗？”

“什么也不说。你呢？你是不是也——”

“嗨……伯伯，打仗嘛，还缠娘儿们，无出息。”年青人皱皱眉毛，做了一个不高兴的表示，不再作声了。

那小头颅也不再作声，却从土窟里抛掷出一个大红薯到年青人脚边。

“兄弟，吃了再走，时间还早咧。”

年青的却说：“我不要这个！”只一脚，把那红薯踢入草丛里不见了。

“你得等到落雨时过那个斜坡，八点到三区。今天十九，还可以赶得上××热闹的晚会……晚会中不是有慰劳队演戏唱歌吗？”

年青的开玩笑似的说：“自然啊！”

“你不想结婚吗？”

“我怎么不想结婚？可是这是什么时候，说这个？……”过了一会却又问对方：“你呢？”

“我呢，我今年四十三岁。这是二十三岁的人做的事情。”

“你可不要……”

“我要的是盐！”因为年青的那一个不说话，小头颅便接着又说：“可是你们晚会中一定有好些热闹节目……”

年青的那一个忍不住了，“什么晚会！那边每夜都摸黑，要命！……再见！”

那一个从竹林尽头窜入山沟中，即刻就不见了。小头颅尚在草丛中，向同伴所消失的方向茫然眺望着。

天边一角响了隐隐的雷声。云角已黑，地面开始动了微风，掠着草丛竹梢过去。

小头颅孤单沉默守在这个潮湿土窟里，已到了第九个日子。每日除了把过岭通讯员送来的秘密文件，或口头报告，简单记下，预备交给七区派来的同志带走；且或记录七区特别报告，交给第二次过岭者捎回以外，就简直无事可作了。带着一点儿“受锻炼”的意义，被派到这土窟里来的他，九天以来除了在天色微明时数着遥遥的枪声，计算它的远近，且推测它的得失，是没有别的什么可言的。

日头匆匆的落下时，沿岭已酿了重云，小头颅估计那一位必从山沟爬到了长岭脚下，伏在大石后等候落雨，或者正沿着山涧悬崖爬去，雷却在山谷中回环响着。忽然间，岭上响了枪声，一下两下，且接着又一连响了十来下，到后便沉默了。明白显然，那个年青人已被某方面游动哨兵发现了，而且在一阵枪声中把

那一个结果了。小头颅记起了先前一时年青人口传来总部命令中一句话：“从长时期残酷斗争里方可见到一点光明。”

于是他设想“长时期”的含义，什么是光明，向光明走去的一路上，可见到些什么，还会出现些什么新事情，一串记忆爬到了这个小小头颅中脑髓襞褶最深处。

……围城，夜袭，五千人一万人的群众大会，土劣的枪决，粮食分配的小组会议，特工团的解决；又是围城，夜袭，……大刀，用黄色炸药作馅的手榴弹发疯似的抛掷，盒子、手提机关，连珠似的放，啪……一个翻了，匍……一堆土向上直卷，一截膀子一片肉在土墙上贴着。又是大会，粮食分配……于是，交通委员会的第七十一号命令，派熊喜到××第七区第九通信处服务，先过××××处弄明白职务上的一切。

××××，×××××，×××，×××，××××××，××××××！

雷雨沿长岭自南而北，黄昏以前雨头已到了小阜附近，小头颅缩回土窟中时，借着天空微光尚看得见土窟角隅一堆红薯的轮廓。小头颅想起了那个被年青人一脚踢到草丛里的红薯，便赶忙爬出土窟，来搜索它。

××××，××，×××××。××××××，××××。

大雨已来了，他想：“倒下的，完事了，听他腐烂得了。活着的，好歹总还得硬朗结实的活下去！”摸摸自己为雨点弄湿的光头，打了一个寒颤，把捡收的红薯向乱草丛中那个土窟窿抛去，自己也消灭到那个土窟里，不见了。

1934年8月22日载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95期
(当时忌讳，删去的用×代替，恐失原意，不再补充。)

失 业

还不是忙的时候，局子里怪清静，人怪闲。新近接事不久的长途电话局管理员大忍，坐在墙角隅，管着那个传递文明的古怪机器——白瓷盘儿、铜条子儿、钉儿点儿、线儿丝儿，以及一串小灯泡，心中纳闷。他有点睡眠不足，消化不良，又似乎正在生谁的气。是的，他有点生气。一份新的生活压着他很沉重，很紧，他为这个生气。他正在写他的日记，记载昨天下午一个兵士打电话催烟款，和商贩相骂的一段情形。军人与烟贩合作，把毒物派销到县里，商人照例得个二八回扣。到时烟款不能缴足，一面急于要钱，一面无从设法，结果两面从电话里说不清楚，只得破口大骂。——就是那么回事！和这种事相差不多的，每天有一件两件。

那日记上写着一片胡涂的言语，写了一段，他自己看看，很生气，还打量继续写下去的也不再写了，就顺手把前些日子写下的翻开来看看。

……说不明白是什么气运，我竟会来到这小县分里作电话局管理员。做这件事得有多大一个肚子，才装得下所受的闷气！这也是人干的？纵横数百里内牵上从外洋来的铜丝，各处冲要地方装上这种复杂接线机同话机；“哈啰”，“哈啰”，“好呀”，“好呀”，工程师把“文明利器”装好，通了话，全无毛病，回省城同哇哇洋行办交涉分回扣去了。于是这方面择吉开张。县长、传达、肉铺掌柜的、王三家跋

子老婆、娘娘庵尼姑，不拘哪一位掏出两角钱，“先生，你背章程给我听，我要接……”“我这里只八四个铜子，少四大枚，先生，你做好让我几个钱，接一接，我少说句话吧。”你要他自己读章程吧，不成，教育还不普及，王大娘不认识字。你要把钱凑足数罢，可怜的事，宋三嫂子那八十四枚还正是各处凑来的。衙门的事更不好办，接慢了，那县公署传达会打官腔说你“延误公事”，哪怕算印子钱也是公事。还有军队里大爷们的电话，一开口就是：“接线的，你妈个东西，耳朵被鸡巴塞住了？”告他耳朵只是被嘴上的话堵住吧，那就有数。好好的告他原因，这些人可不是要明白原因的人。这是些日常挨骂挨打，立正站岗，剿匪骂娘，每月领三块四毛饷项，毫无正当职业，古里古怪活在中国叫作“副爷”的人物！中华民国南北各省，有上百万这种人物，鬼知道他们是怎么来的，对国家有什么用处？

这是训练人明白做中国人的一个真的大学校。我应当学下去，我应当忍劳耐苦学下去。这职业将告给我中国是什么样子，有些什么。想在中国活下去的人，得明白多数人如何在那里活。……

管理员大忍，还只是个年纪二十一岁的小伙子，刚从省立高中毕业，毕业后不即升学，一脑子事业理想，一脑子工作热忱，一脑子书生气。恰好省里注重建设，长途电话网刚装好，公开招考职员，六百人中拔取三十名，那么拔萃拔优挑出来。中了选，才分发到这小县城来办事。多少人羡慕这个有保障有出息的好职业，多少人希望这位置却抢不到手！

事实上呢，这职业很可说是宜于为其他人歆羡的。如像那种愿意在社会上多学点、有勇气准备认识“人生”、而又期望将来用他的脑子同手过写作生涯的人，对这种人，这真是再好没有的机会了。请想想，难道还有别的人比这个长途电话局管理员的耳朵更有人生经验？这是一个地方腐烂的灵魂交换总机关，什么下流话下流事瞒得过接话人？什么新鲜古怪事情不知道？尤

其是那几个衙门，凡关于衙门里的玩意儿，纳贿，舞弊，以多报少，作奸犯科，打官司讨价还价，……一切不名誉而在目下中国又公认为极其自然的种种事情，需要由电话中打商量办交涉的，谁都明白这事瞒天瞒地，可不能瞒电话局的办事人。

也就因此，一县里各机关全愿意同电话局要好，把电话局办事的当做个心腹知己，对管理员虽时常一面无理麻烦，一面还是客客气气。

至于平民，则这些人正因为无知识，还不配使用这个文明利器，虽事事同管理员打麻烦，然而对于管理员也怀了一种畏惧，正如同他们对于邮政局电报局的办事人员一样，不怕官，只怕管。电话局虽两毛钱一回给他们传话，却可以管住他们说话。用“没有空线”和“时候到了”对抗那种好麻烦人的人，不管你是乡巴佬或是城里人，奈何他不得。使电话局职员束手的是兵，但兵的事情却全盘在电话局管理人手里。

这管理员想起昨天军队剿匪的报告，心里大不舒服。看看时间还差三点多钟方有生意忙，就走出了办事室，到外面去看看街。电话局对面一家面粉铺，一个大胖子掌柜站在一张板凳上，小学徒扶着凳脚，正准备作周年纪念大减价的纸招。几个无事混的闲汉子，皆在街上袖手看热闹。街东有一个水塘，一个妇人正赶鸭子过街，似乎送鸭子下水。一个穿灰军装的副爷忽然从弄里跑出来，装作很惊讶的神气，对那五只鸭子看了一会，看中了意后，又看看妇人，估计出了办法，便很勇敢的大踏步走过去追赶那鸭子，一面说：

“嗨，老子哪里不找到你，你这扁毛畜生会飞，居然飞到这个地方来了！”

妇人一看情形不对，就跟着兵士身后追数：“怎么，怎么，副

爷，你抢我鸭子！不成，这是我的！”

兵士眼尖手快，其时已拐着一只白毛鸭子的颈子。“这是我的！你偷我的鸭子，我要问你个收买赃物的……”

妇人尖声的大嚷：“不成，不成，副爷，你不能拿走，这是我的！我亲手养大的！”

那兵士也便同样大声嚷着：“你养大的，是你肚子里养大的？你个婊子婆娘，偷了我鸭子，还说谎，同我过东岳宫去！”

东岳宫是十殿阎王的衙门，如今却正驻扎有川军四十五军百×十团队伍。妇人稍稍愣了一阵，那兵士趁机抱着鸭子装着气愤不过，却走去了。妇人于是坐在塘边地上幽幽的哭将起来。看热闹的汉子走过妇人身边去，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些还笑笑的。妇人拭去眼泪，却和一个熟人说起这件事情。熟人怕事，看看四边，“嫂子，算了吧。鸭子又不会说话，到衙门找包公也不济事！戏台上包公可不管我们城里事情！”

电话局那一个也走过妇人身边去，妇人却不哭了。有谁开口问：“这鸭子可真是你的？”

妇人说：“怎么不是我的！五只一伙儿，可不是一模一样！”

“是你的你去要回来！上衙门喊冤去！”

“我去，他们会打我踢我。我怕他们打我。算了，青天白日见鬼。”妇人仿佛用宿命观安慰着自己，一面便轻轻的骂着：“粮子上人全是抢匪、强盗、挨刀砍的、枪打的！”接着且扬起响竿，口中喽喽喽赶着那其余几只鸭子下塘去了。

电话局管理员本预备问问妇人，见妇人情形便不再说什么，就走向局里去。

回到电话机旁时，他心里想：“这女子一定是个土娼，夜里兵士抱了鸭子来睡觉，占了便宜，大白天又把鸭子捉回去，不然岂

有大白天抢鸭子的道理。”

看看时间还早，心中为先前一事情很不愉快，终想走出去问问那个妇人，鸭子究竟是被兵士抢了，还是她先抢兵士鸭子，到后方被兵士用武力索回。一到局门外，便见着辛夷集乡长，正骑了匹健白乌云盖雪大骡子来到局门前。两人原认识一面，管理员大忍还不曾开口，乡长就在骡上欠身打拱说：

“先生，早，早，早！”

“乡长您早！”

乡长一下了骡子，又说：“麻烦，请接接我们集里。”

线接好了后，乡长叫集里师爷说话。电话局那一个才知道这个乡长是昨天上城来报告集里有个青年土匪李三，请派队伍去捉匪的。军队大清早就出发了，一个大队长，两个副队长，一百二十名副爷。这乡长认真办事，还嘱咐师爷队伍由他招待！这不是儿戏，一百二十人的食量，实在可观！

电话打过后，乡长说说天气人事，匆匆跨上骡子赶回辛夷集去了。电话局管理员大忍望着乡长牲口后跟了两个乡下人，挑了那两大担粉条肉菜，便自言自语说：“积点德，让这个姓李的走路，不是省事多了吗？”他知道队伍一出发，不止乡长办招待是件平民费钱的差事，到后还有那个报告，那种由电话传递到上峰，照例夸张不近人情的战事报告，结果才到凯旋献俘那一套。这一切都俨然有个公式，不可免的，人人熟悉，早已当成惯例安排。因为一切是“习惯”，所以极少有人怀疑。

到了下午，辛夷集电话果然来了。大队长的口气，叫接县公署。虽把线转接县政府，局里的办事人还是一一听得分明。这报告尚得局里抄录一份，备留案存查。

“……该李三率领匪众，顽强抗拒，经我士兵不顾生死，奋勇

上前,将其擒获。余匪五名见势不佳,才各向……逃去。经过此激烈战役,共用去子弹约六百粒,坏拉筒枪一支,我部队幸无伤亡……”

一会儿,县公署的电话又接专员公署,县长同专员说话。

“……一闻报告,职即亲率部队下乡……共耗费子弹约一千粒。”

抄了三次同样报告,不到的说到,没有的说有,战事既越说越厉害,子弹耗费也就越说越多。无怪乎报上说这些国家公务员,剿匪那么认真,下乡那么勤快!地方如果没有这些保民官,还不知会要……

第二天,耳根一撮毛的大队长,最先来到电话局。

“辛苦,辛苦!队长下乡辛苦!”

“哪里话,应该的。地方上事不办行吗?你们这边倒真是辛苦!这局里做生意营业,乡下人打麻烦的事多咧。又得作军事方面的……”

官话打完后,接着才说一点私话。

管理员大忍问:“队长,那土匪怎么的?听人说是个了不起的飞檐走壁之徒!”

“唉,兄弟,别说了,什么张三李三,飞檐走壁好本领!一个逃兵,一个瘪小子,就只那么一个瘪小子,不知打哪儿发了顺水,冒得两杆盒子,回到家乡来避风。既从不在本乡犯案,也就想不到会有人卖他的水。直到队伍把庄子围上时,这小子还呆呆的在秫秸上晒太阳。这种逃兵多的是,本地不做案,有什么亏心?嗬嗬!来了,小子明白有人走水,队伍是来弄他的时候,就向秫垛上爬过墙去,好的,两杆盒子上了红槽,拍拍拍动了手。这不容易办吗?一百二十个对一个,活捉张三,水缸里摸田螺,还费

事？‘好兄弟，不要火，寨子围上了。把盒子丢下来，有话好说。都是出门人，我们不会难为你！’这小子看看，当真围上了，人识相，两杆盒子全抛下来了。人缚好了后，拴在马槽旁痛打了一顿，杀杀威风，……周乡长说：‘队长，队长，辛辛苦苦，这两支盒子留下来，我改天另外呈报县里。这是一百二十块洋钱，弟兄喝茶。你我好哥子弟兄，那个那个好说话。’……事情就办完了。”

“多大年岁？”

“二十二岁，好一条汉子！”

“解上城里来了吗？”

“嗨，解上城来干吗？我问你。押上城里来，那一百二十块钱是做什么用的？”

“那你们报销子弹？”

“一共打了五夹半。”

“嗨，就那个了吗？”

“还不是嚓的一下……不那个，留下个活口有我们好处？先生你真像是从京里来的，我们县里事通不明白。”

……………

电话局管理员大忍，给他家乡的哥哥写信说：“哥哥，帮我换个工作吧，我不干了！我不干了！我不干了！”哥哥来信说：“不干了么？好的，咱们想法过北京升学吧，干不了让别人干吧。”可是第二次来信却说：“你跑到哪里去不是一样？不干会失业的！”一时升学不成功，于是这个青年人当真就失了业。

1935年载于《水星》第二卷三期，是根据一个不相识的朋友作品改写成的，不敢掠美。